

他经历过太多的磨难，他的经历足以成为最生动的教材。他的交游，他的经历，

他经历过的磨难与不幸……还有大量的关于作品的问题，特别是他作品的

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对于我来说，似乎都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他，太累了，也老了，要他再认真地、艰难地回忆与回答许多问题，

确实不合适了。或者说，有些近于残酷了。

也不希望由于我的看望，给他再增加任何思想负担。尽管，多年来

他办了不少『例行公事』，不可能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生活、休息与休

一个老者的名字叫巴金

巴金

谷苇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巴金
谷苇



6

今小老妻名字叫巴金

沐心起



谷苇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谷苇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11
ISBN 7-5326-1359-3

I. 一... II. 谷... III. 巴金(1904~)—访谈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0250 号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7 $\frac{6}{18}$ 插页 1 字数 290 000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100

ISBN 7-5326-1359-3/G·474

定价: 36.00 元

卷首语

巴金百岁华诞，献上这本小书，作为一个热爱他和他的作品读者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还有无限的祝福。

“你走了/一个世纪/献出了自己的心/赢得了/人民的敬与爱。”

这首小诗，写得如此平实，然而感情却是极其真挚，所以至今难忘。它是诗人乌兰汗与他的妻子孙杰，在巴金八十寿辰时献给老人的一片真情。时隔二十年，在巴金的生命之旅真正跨过一个世纪的时候，重新诵读它依然是如此令人感动。巴金告诉我：乌兰汗就是高莽。

诗是写在高莽所画的一幅类似白描的巴金画像上的，画上题满了祝福的诗句，都是一代文坛俊彦，包括许多巴金的挚友。其中有艾青、卞之琳、罗荪等诸位，现在均已逝去，硕果仅存的老人只有臧克家健在了。

最难得的是这幅画像上，有巴金用毛笔题写的“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关于画家当时要求老人题字的经过，收在这本小书



巴金与作者

2011/07

中的《巴金速写》有简单的记述。画家、翻译家高莽在他所写的《为巴金画像》中有更生动、形象的记叙。这篇文章收在他的著作《画译中的纪念》里。

我非常喜欢高莽的这幅画，也非常喜欢老人当时无法回拂友人的要求，在片刻沉思之后，终于题下的这句话。我以为这是老人内心思想与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始终处身在人民大众之中，无论为国家、为人民、为中国和世界文学事业作出了多少不朽的贡献，获得了多少荣誉，然而，自己觉得还是一个平凡的“小老头”。

“我喜欢您这句话。想用它作一本小书的书名。并且，想找冰心题签。”我对巴金说过，他笑笑。

1989年12月28日，我终于收到了冰心老人的题签。同时，在另一张宣纸上她还题写了“巴老纪事”几个字。当时，冰心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但她的字依然秀丽、刚劲。我把收到的题字送给巴金看，他很高兴，说：“冰心这么大年纪了，字还写得这么好。”显然，是为她的健康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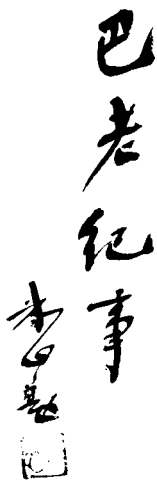
现在，这本小书终于用这个书名出版了。可惜，冰心老人已不及亲见。我不能不为此感到遗憾。然而对老人的感激之情，依然难以言表。

巴金，是一个人；也是一本书。

面对他，至今还感到对他的认识与理解，都很不够。

从1978年以后，才与巴金接触多些。并非完全是因为工作需要，我写了这些“记巴金”的文字。但从中可以看出自己对他的认识与理解。

越来越感到：对一个人的认识与理解，是多么困难。所以，



我才感到这句口号的可贵：“理解万岁！”

十多年来，尽管有机会和巴金作过上百次的谈话，包括“有标题”与“无标题”的，然而脑子里永远留有许多问题——对于巴金这个人，和这本书。

无论关于他的生平，他的经历，他的感情生活，他的交游，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幸与不幸……还有大量的关于作品的问题，特别是他的思想，对人生的思考，对于我说来，似乎都并没有清楚的答案。

他，太累了。也老了。要他再认真地、艰难地回忆与回答许多问题，那太不合适了。或者说，有些近于残酷了。

也不希望由于我的看望，给他再增加任何思想负担。尽管，多年来还是办了不少“例行公事”，不可能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生活、休息与他自己想做的工作。

其实，要认识与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去读他的书。对于巴金，也是如此。

从读《随想录》去认识与理解巴金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对于人们对作家生平与思想的了解，无疑是极重要的。然而，还有许多书，也不能忽视。包括巴金自己也感到尚未受到应有注意的《创作回忆录》。其实，这并不是一本单纯的谈创作经验的书。读了它，对《随想录》，对作家的人生思考……都会感到有助于自己认识与理解的深化。

我还想推荐另一本书——《巴金书信集》。尽管它远非一本“全”的书信集，以后出版的《巴金全集》“书信卷”肯定分量上会大得



巴金与作者

多。但即使现有的这一本，其中很多的书简，还是很重要的。比如卷首的30封“致冰心”的信，就可以看到巴金那颗永远燃烧的心，也可以多少知道一些他的痛苦与不安，他的快乐与欣慰，他对未来的永远憧憬与希望……

多年来，他不止一次地说起托尔斯泰，说起屠格涅夫。这自然不是随便地评论他所喜爱和敬仰的世界文学大师。他是“有感而发”的。对他的思考与意思，我总感到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实在太迟钝，也太肤浅了。

在他“致冰心”的信里，一切都可找到答案。大概正是如此，冰心才特意为他写了一幅字，录的就是清代何瓦琴的旧句，也是大家都已熟知的鲁迅书赠瞿秋白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人贵相知，在相知心。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晚年的巴金，在想些什么呢？他对人生、对生活的思考，又是什么呢？

《随想录》五卷尚未写完，对老人坚持提倡“说真话”的精神和主张，就已经有了这样与那样的嘁嘁喳喳。这些非议与“小道消息”，自然也会传到虽然在病中也不放下他战斗的笔的巴金耳中，他的态度如何呢？

——“日本京都有个荻野脩二评论《真话集》，称我为



巴金与作者

‘真正的爱国者’，倒比某些厌恶我的同胞更了解我。”(1984年10月7日“致冰心”)

这几句话，说得何其坦率，又何其沉痛。

在一切无形的压力面前，他已不再畏惧：

“我那第五本小书，下个月可以印出。我总算说了一点真话。我还要争取到一点时间认真思考、思考。”(1986年12月13日“致冰心”)他以病残之身，完成了《随想录》写作之后，一度宣布“搁笔”，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我已搁笔，不再作文。可是脑子不肯休息。整天想前想后，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总是放心不下。”(1987年4月17日“致冰心”)

“一个月前不小心摔了一跤，至今疼痛不堪，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只有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紧紧抓住我的心。”(1989年3月2日“致冰心”)

“本来我想得很好：不能动笔就索性搁笔，平静地度过这最后的日子。‘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了’。但没有料到，躺在病床上，每天总有四五小时不能闭眼，我忘不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更忘不了我们那么多忠厚勤劳的人民。怎么办呢？我还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始终离不开他们。时间不多了，我总得做点什么吧。反来复去，好像床上有无数根针，我总是安静不下来。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折磨，我多么盼望看见远方的亮光。”(1989年12月20日“致冰心”)

忧国忧民的老人，即使在病床上，在深夜里，也没有失去信心。

“……我不能失去信心，我没有失去信心。我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痛苦地思索的时候，我反复地背诵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学遗产，它们会在暗夜里闪光，它们会给我帮助和支持。我常常想着屠格涅夫的名句，这样一种语言必然产生在伟大的民族中间！”(同上“致冰心”)

那首在悲观情绪袭来时终于激励他的，使他振作起来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就是《俄罗斯语言》。

这也是他近年经常背诵的：“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唯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

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诗篇。自然，也是一首鼓舞人们对未来充满向

往和无限信心的诗篇。

晚霞，是灿烂的。夕照，是迷人的。

然而，巴金在珍爱生命、珍爱生活的同时，却不能不更多地思考另一个现实的问题。

他似乎感到那位俄罗斯老人总是踽踽独行在他的前面：

“我最大的痛苦就是言行不一致，我想向托尔斯泰学习，可是只能做到：通过受苦净化自己。所以我还是相信：存在就是力量，那么活下去便是战斗。”（1990年3月31日“致冰心”）

这也就是他似乎经常喃喃自语的一句话：“用笔完成不了的，就用行动来说明。”

巴金的言，巴金的行，怎样在一致起来呢？事实俱在。

而这本小书，所记的就是事实。

事实，总是胜于雄辩的。

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能在现在这样的時候出版这样的一本书。没有李伟国社长的热忱关切，没有此书责任编辑杨柏伟先生的热情组稿与具体而细致的帮助，没有出版社各个环节朋友们的倾心协同工作，此书是难以与读者相见的。

此书的编辑意图，其实颇为简单。作者无非将相近的内容归纳成几辑而已。

第一辑基本是“纪年式”的纪事。从《巴金在1982》到《巴金在1987》，从中或可大致看出这些年老人的思想、工作与生活。《杜鹃叫唤》如果换上《巴金在1990》为题也无不可。《晚秋的追忆》虽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作者闽南之行归来时，与老人闲话时引起的往事与回想，但似亦可归于此辑，以留下当时谈话的一点痕迹。《记巴金》一篇的安排，却是为了补缀1982年纪事前印象之不足。

把《春天的谈话》置于卷首，自然是以为这次谈话内容的

重要，颇可以看出老人晚年的思索。《巴金手迹》与《巴金的情》等篇所以置于其后，则是考虑到写作时间较为晚近，内容与《谈话》时老人的思绪似可相续。亦可便于读者在披阅“纪年式”纪事时，有所映照。

第二辑多为巴金日常生活的侧写，也许可以让读者多侧面地了解老人“其人其事”。末辑其实与此辑内容相类似，所以分而辑之，是考虑到如此会让读者阅读时感到轻松一些。

第三辑多属纪述巴金与国际文坛、海内外友人的交往。多系作者亲见亲闻，保存了一些当时的资料，有人以为不失为“第一手的纪录”。其中一篇《那年，春天姗姗来迟》，则是记述老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门初开时与来自大洋彼岸的华人作家纵谈文学时的“全文纪录”，从中可以了解当年海内外文学界人士对中国文坛的关心与议论。今春“非典”来袭，藉机闭门读书，得暇查检旧时采访笔记时重读当年的记录，爰加整理发表，作为对老人百岁华诞之芹献，亦可为研究者提供一点资料。

《巴金在上海》一篇压轴，留下的历史印迹，不知是否可以让人们简单、概略地看到近八十年巴金在上海所经历的漫长而艰难的生活足迹。

2003年9月25日

巴金百岁华诞前两个月

目 录

卷首语

第一辑

春天的谈话	3
巴金手迹	8
巴金的情	13
巴金的心	30
记巴金	38
巴金在 1982	44
巴金在 1983	48
巴金在 1984	53
巴金在 1985	58
巴金在 1986	65
巴金在 1987	75
杜鹃叫唤	87
晚秋的追忆	95
湖上	106
春夜读《巴金书简》	112

第二辑

巴老纪事	119
巴金散记	125
“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132
看望巴老	135
巴金的一天	138
巴金速写	141
巴金三次塑像	146
巴金塑像的诞生	148

为巴金拍照	150
巴金的笔	156
巴金的书桌	158
巴金的手杖	160
巴金的收藏	162
巴金书扇	166
电视机前	168
巴金与电视	172
巴金看川剧	176
巴金看京戏	178
巴金之家	180
再记巴金之家	184
巴金与老彭	189
巴金与推拿师	191
“美不美，乡中水”	194
巴金与记者	196
巴金与孩子们	198
梦中之犬	200

第三辑

西湖梦寻	205
巴金的“西湖之梦”	209
往事的随想	212
温馨的友情	216
冰心的礼物	220
雨后	222
秋阳	227
水送山迎入富春	230

往事并不遥远	232
巴金与聂华苓	236
那年，春天姗姗来迟	239
秋雨江南忆东瀛	246
友谊之书	249
友谊之藤长青	252
巴金受勋记	255
他属于全世界	257
巴金所获的国际奖	260
细雨遍洒人间	262

第四辑

寄向故土一片心	269
巴金档案	271
寻找“李尧棠”	273
巴金赠书遍神州	275
巴金捐书纪事	277
巴金垂老读外文	280
且听巴金说《红楼》	282
没有打起来的文坛官司	284
巴金不写“回忆录”	286
巴金在上海	288
巴金书简	300

第一辑



巴金在写作 (1988年5月) 李舒摄



巴金说话时，偶有这种神态 谷菁摄

春天的谈话

巴金纪事

1991年。江南的春天，是多雨的。

在杭州灵隐古寺左近的白乐桥，一个小小山村的尽头，就是我们暂住的那个小院。几间平房，粉墙黑瓦，窗明几净。两株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香樟树，如同亭亭的华盖，荫蔽了大半个院子。树荫下边，是喝茶闲话的最佳去处。自然，还得是雨过天晴时。

香樟树下，巴金坐在藤椅上，心情似乎总是特别闲适。不知为什么，此情此景总让我联想起远在北国的冰心老人客室中那一幅对联：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1925年那个“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为冰心书写了这对联。之后六十六年的漫长岁月中，世界起了多大的变化！经历这样一段沧桑世变的老人，回顾往事，他们的心事究竟怎样呢？

面对着静坐沉思中的老人，我终于什么也没有问。我不愿打破这难得的静谧的气氛。

阳光，从大樟树的密叶间洒落下来，闪闪烁烁。老人一任这闪烁的光照在他的脸上，一动不动地静静地坐着像一座雕像。

然而终于还是有打破沉默的时刻。

老人的精神和情绪与天气一样好时，他会打开记忆之闸。往事的回想与现实的随想，都会如泉水一般地汨汨而流。

记下这谈话的片片断断，就有了这里的一点随谈小记。

又谈起了《随想录》。这毕竟是一本震动人们心



巴金与作者谷苇（左）、新华社记者郭玲春（右）于灵隐“作家之家”
李舒摄

灵的书，促使人们觉醒的书，是一本说真话的书。但是，老人却并没有多谈。

“十年里，我写了两本书。一本《创作回忆

录》，一本《随想录》。

“1977年5月23日召开了上海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以后我才开始写文章。

“后来，上海作协要为萧珊平反，我没有同意。我要自己为她平反。以后我写了《怀念萧珊》。

“复旦的外国留学生问过我，你为什么写你不熟悉的东西？我说，是为了写新社会。过去，我写旧社会太多。

“当时，作家都要写新的社会、新的人物。我当时写的《三同志》这个作品失败了，没有发表。因为写的是不熟悉的东西，就不可能不失败。现在当作一个失败的作品，收在《全集》里。这个作品写成之后，只有萧珊看过。她同意我的看法。所以没有拿出来。”

对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巴金老人有自己的体会与经验。他认为作家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走马看花”、“下马看花”都未必能使作家写出成功的作品来。自然，对于开拓作家的视野，了解社会生活的新发展是有助的。

他自己认为写得比较成功的《家》、《春》、《秋》——《激流》三部曲，与《憩园》、《寒夜》，都不是有计划去生活的结果。但是，他写的是他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所熟悉的人物。作品中有他的爱和憎，倾注的是他的真实感情。

他常常说，他不是为了想做作家才写小说，也不是为了搞文学而写作，为“写作而写作”，他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写作。他当初写《家》，就是为了想撕破“春梦”（原先拟过的小说的题目）的纱幕。揭露封建家庭的罪恶，去唤醒、去拯救沉溺在这个封建制度的死潭里，眼看快